

鹤 与 文 学

刘柏康 林美玲 邓伴莲 余约宁 黄慧薇

从现代鸟类学来说，鹤是一个总名称，在鹤目之下，还可分为秧鸡科、鹤科和鸱科。鹤科之中包括有白鹤、玄鹤、黄鹤、满洲鹤等种类。本文所说的鹤，是指鹤科内的白鹤、玄鹤而言。

今天的鹤和鸱有分别，但古代鸱即是鹤音之转^①，所以中国文学里鹤和鸱的关系颇为混乱，有时各有所属，有时又鹤鸱不分。例如《孟子·告子上》：“一心以为有鸿鸱将至”的“鸱”作天鹅解；但《庄子·庚桑楚》：“越鸡不能伏鸱卵”和《天运》：“鸱不日浴而白”的鸱，陆德明《经典释文》都解释为鹤。还有汉高祖刘邦歌：“鸿鸱高飞一举千里”的“鸱”字也作鹤解^②。甚至到北宋丁度的《集韵》还说：“鹤鸱鸱鸱，曷各切，鸟名，说文鸣九皋，声闻于天，或作鸱、鸱、鸱。”^③不过有更多证据显示自西汉起，特别东汉以后，鹤和鸱给列为不同的雀鸟。如《淮南子·览冥》：“鸿鸱鸱鸱，莫不惊惮伏窜”，便把鹤和鸱视为两种雀鸟。许慎《说文解字·鸟部》也分别解释鹤和鸱^④。还有班固《西都赋》：“元鹤白鹭，黄鸱鸱鸱。”；左思《吴都赋》：“鸟则鸱鸱鸱鸱”，皆分鹤鸱为二。隋陆法言的《广韵》、宋陆佃的《埤雅》和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都是这样^⑤。因此，尽管到宋仍有鹤鸱同是一物之说，鹤鸱应该是分属两种雀鸟的。本文摘录的引文，除特别指明“鸱”作鹤解释处，其余一概取鹤不取鸱。

鹤，属鸟类涉禽类，形似鹭，嘴长而竖直，色绿，头顶赤色，全身纯白，也有灰色苍色的。下颚、两翼末端和尾部多黑色，脚长，胫骨披鳞，色青绿。高三四尺，形貌潇洒，蕃殖于黑龙江等处，夏季南来，冬复北去，以小鱼、昆虫及谷类等为食物。

中国很早便注意鹤，特别是他的叫声，所以《诗经》有“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之说。很多古籍对鹤都有很精细的描绘，其中以《相鹤经》^①较为详尽，除去部分阴阳五行神怪之说外，也很具参考价值：

鹤者……体尚洁，故其色白，声闻天，故头赤，食于水，故其喙长，轩于前，故后指短，栖于陆，故足高而尾凋，翔于天，故毛丰而肉疎，大喉似吐故，修颈以纳新，……是以行必依洲屿，止不集林木，盖羽族之宗长。……鹤之上相，瘦头朱顶，露眼黑睛，高鼻短喙，胫骨长颈，促身燕膺，凤翼雀毛，龟背鳖腹，轩前垂后，高胫粗节，洪髀纤指，比相之备者也。鸣则闻于天，飞则一举千里。^②……

由于鹤形貌出众，有高人隐士之风，又被视作仙禽和长寿之物^③，又认为鹤舞姿态美妙，所以中国人很爱养鹤以供玩赏。最早记载养鹤的事要算《左传》：“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④后来沈重《毛诗义疏》也说：“吴中园人及士大夫家皆养之。”^⑤晋羊祜镇荊州时，尝取泽中野鹤，教之以舞以娱宾客。^⑥至如陆机为成都王司马颖所诛，临死时犹“顾左右而叹曰：‘今日欲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⑦可见爱鹤心切，至于文人雅士以鹤为题材的作品，如沈约《夕行闻夜鹤》、白居易《池鹤》、杜牧《别鹤》、苏轼《鹤叹》等，更多不胜数。由于养鹤，所以形成一些有关鹤的学问——相鹤和养鹤，至今有《相鹤经》传世^⑧。

鹤在中国文学里，是一个很常见的描写对象，有平实的白描，也有加以神化，以至用以象征离别、情义、清高、隐逸、神

仙、长寿等。本文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收的文章为基础，旁及古代字书、类书、现代辞典和诗歌总集（如《广博物志》^⑭、《佩文韵府》、《中文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研究鹤在中国文学里所代表的意象，根据《古今图书集成》内所收自汉至明有关鹤的文和赋，以归纳所得，统计鹤意象出现的频率，并加以分析。

一、情

1. 父母对子女的爱

鹤象征父母对子女的爱，为了维护子女，甘愿牺牲。《广五行记》记载隋炀帝要组织仪仗团，于是下令征课各县羽毛，用来制造侍卫穿的氅衣。人民为了应付课税，只好捕捉禽鸟，拔取羽毛。在乌程的地方，有鹤棲身于百尺高的树上，人们要把树砍下来，鹤恐怕儿子受到伤害，于是自动拔下身上的羽毛，投在地上。

2. 子女对父母的孝行

鹤的出现，有时是由于孝行所致。《晋书·吴隐之传》记述吴隐之丧父时，痛哭流涕，路过的人也感动得落下泪来。后来母亲去世，隐之更是哀伤不已，正当号泣的时候，忽然有双鹤鸣叫，时人都认为是孝行所致。此外，《晋书·陶侃传》亦载有鹤为孝行所感动而出现的故事，而且还多了一种色彩。陶侃因母亲病逝，辞官守丧。一日，有两个客人来吊丧，没有哭便走了，陶侃觉得有点奇怪，于是跟在他们后面，只见那两个客人变为双鹤，冲天而去，后世因此称吊丧为“鹤吊”。大概因为陶侃克尽孝道，双鹤也深受感动，所以化身为人来吊丧。从以上两则记载，可见鹤与孝行有密切的关系。鹤的出现，正是孝行所致，这大概就是古之所谓“孝感动天”的一种表现方式吧！

3. 兄弟的爱

《述异记》载：南朝宋文帝元嘉初年，镇北将军王仲德的下属出外打猎，擒获一双小鹤献给王，王令人饲养。其中一只较小的，嘴部在被捕时受伤，不能饮食，较大的一只于是喂他吃喝。后来大鹤羽翮先成，本来可以冲天飞去，但小鹤羽翼未丰，大鹤于是留下来继续喂养小鹤，又在庭中教小鹤试飞，及至小鹤成长，大鹤仍偕小鹤同去。

4. 夫妇、恋人的爱——别鹤、别鹤操、寡鹤羈雌

古代诗歌中，不乏关于鹤的爱情故事。汉代《古歌辞》中，有一首是以白鹤不渝的爱情为题材的：

飞来白鹤，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妻卒就病，不能相随，五里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日摧颓^⑥。汉代有高陵牧子作曲辞，取“鹤”为名，名为“别鹤操”。高陵牧子取妻五年无子，父兄要他再娶。他的妻子听闻这事，伤心不已，终夜悲啸，牧子听见，于是援琴引鼓，以表心迹，“痛恩爱之永离，叹别鹤以舒情”，因此名其曲辞为“别鹤操”。后人依其曲另作新词，如鲍照诗：

双鹤始起时，徘徊沧海间。长弄若天汉，轻躯似云悬。幽客时结侣，提携游三山。青缴凌瑶台，丹罗笼紫烟。海上悲风急，三山多云雾。散乱一相失，惊孤不得住。缅然日月驰，远矣绝音仪。有愿而不遂，无怨以生离。鹿鸣在深草，蝉鸣隐高枝。心自有所存，旁人那得知。（《代别鹤操》）

曹植也有一首同类题材的咏鹤诗。东晋王韶之《神境记》的记载，更富神仙色彩：传说一对夫妇隐居兰岩，一活就是数百年，后来双双化身为鹤，不料其中一只为人所害，孤鹤终年哀鸣，长留不去。此外，《渚宫故事》记述南朝宋明帝修建竹林堂，新阳太守郑哀献雌鹤于堂，留雄鹤于府邸。雄鹤失侣，昼夜鸣叫，闻者为之泪下。雄鹤又常飞赴堂中，与雌鹤交颈共舞，宫人驱之，不肯离去。庾信也有一首诗，赞美了鹤对爱情的忠贞；

九皋遥集，三山迥归。华亭别鹤，洛浦仙飞。不防离
缴，先遭见羈。笼摧月羽，弋碎霜衣。塞传余号，关承旧
石。南游湘水，东入辽城。云飞欲舞，雾落先鸣。六翮摧折，
九门严闭。相顾哀鸣，肝心断绝。松上长悲，琴中永别。
(《鹤赞》)

在南北朝的诗文中，诗人常常以别鹤来比喻夫妇离别的悲
哀，其中大部分都是以女子的口吻，写深闺女子对客居他方的爱
人的思念。如汤惠休《白紵歌》、柳恽《捣衣诗》、吴均《与柳恽
相赠答诗》、陆厥《李夫人及贵人歌》、虞羲《自君之出矣》、
梁元帝《燕歌行》等。以下引录其中两首：

鹤鸣劳永叹，采菱伤时春。念君方远游，望妾理纨素。
秋风吹绿潭，明月悬高树，佳人饰净容，据携从所务。(柳
恽《捣衣诗》)

自君之出矣，杨柳正依依。君去无消息，唯见黄鹤飞。
关山多险阻，士马少光辉。流水无止极，君去何时归。(虞
羲《自君之出矣》)

此外，也有写男子思念女子的，如江淹《悼室人诗》、吴
均《与柳恽相赠答诗》、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等。

从以上提及的诗歌中，可以找到一些语句结构相同，用字也
极相似的诗句，如陆厥《李夫人及贵人歌》中有“寡鹤羈雌”一
词，而梁元帝《燕歌行》有“沙汀夜鹤啸羈雌”一句，梁朝王筠
《春月》也有“独鹤惨羈雌”一句。“孤鹤羈雌”这个文化语码
(cultural code)，还在以后的诗歌文章中出现，成为一个母题
(motif)，象征夫妇或恋人分隔异地，遥相思念。

5. 挚友分别之情

古人除了以鹤象征亲情以及爱情之外，还用别鹤来比喻朋友
的离别，如鲍照《与荀中书别》、阮卓《赋得黄鹤——远别诗》、
江总《别袁昌州诗》、王胄《别周记室诗》等。以下引录其中一

首：

劳舟厌长浪，疲旆倦行风。连翩感孤志，契阔伤贱躬。亲交笃离爱，眷恋置酒终。敷文勉征念，发藻慰愁容。思君吟涉有，抚己谣渡江。惭无黄鹄翅，安得久相从。愿遂宿知意，不使旧山空。（鲍照《与荀中书别》）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鹤在诗文中，无论是喻父母子女之情，或是表兄弟手足之情，还是寄夫妇恋人之情，又或是言朋友知己之情，写的都是“离别”的惆怅，充满伤感的情调。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鹤也可说是“离别”和“感伤”的意象。关于鹤为离别的意象，可看以上所引诗文，这里不再列举。至于鹤的喻感伤，除了离情别绪之外，还有游子思乡，以及痛悔自己的行为等等。以下是两个例子：

寄语调弦者，客子心易惊。离泣已将坠，无劳别鹤声。
（刘涪《秋夜詠琴诗》）

……听鸣鹤之哀音，知我行之多违。怅俯仰而自怜，志荒咽而摧威。聊弦歌以励志，勉奉职于闾闾。（繁钦《愁思赋》）

二、鹤与神仙

传说中鹤能翩翩于仙凡之间，不受任何拘束。关于鹤的出生也有种种神话传说，例如：影生^⑥、声交而孕^⑦、履迹而孕^⑧、胎生^⑨等，加上古代人相信鹤寿三千岁^⑩，鹤的形象于是被神化了。由于鹤能翱翔于空中，不受空间的限制，又能长生不老，摆脱人类所受时间的束缚，与神仙有相似的特点，因此，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鹤多被喻为“仙禽”^⑪，或是直接比喻为神仙。

在神仙的传说中，仙人驾馭的多是鹤。例如《列仙传》中有载王子乔乘鹤的故事^⑫。《述异传》中的仙人是“驾鹤之宾”，能够“跨鹤腾云”^⑬，鹤于是成为“仙人的骐驎”^⑭，常常往来于仙凡之间。

古代中国（汉初以来）最有名的仙人是王子乔，关于他驾鹤的记载，可见于蔡邕《王子乔碑》“载鹤辔”，王粲《白鹤赋》“接王乔于汤谷”，孙绰《游天台山赋》“王乔控鹤以冲天”，湛方生《风赋》“王乔以之控鹤”，以及江淹《王太子乔》“控鹤去窈窕”。除此以外，又有如萧统《大吕十二月》所说的“栖神驾鹤”，江淹《别赋》的“驾鹤上汉，骖鸾腾天”，刘峻《东阳金华山栖志》的“乘龙驾鹤”，以及徐陵《天台山馆徐则法师碑》的“所以伊川控鹤”，都把鹤形容为“仙禽”，使鹤与神仙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鹤与神仙或道士既然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所以诗文中“驾鹤”的意象，也往往有“神仙”的寓意。这可以在南北朝诗歌中见到。例如何劭《游仙诗》、汤惠休《楚明妃曲》、范云《答句曲陶先生诗》、刘孝绰《奉和昭明太子钟山解讲诗》、高允生《王子乔行》、阴铿《游始兴道馆诗》、张正见《玄圃观春雪诗》、刘珊《采药游名山诗》、鲁范《神仙篇》及释慧净《英才言聚赋得升天行诗》。除了“驾鹤”一词外，还有“控鹤”、“御鹤”、“驭鹤”、“腾鹤”、“拂鹤”及“乘鹤”等语汇，并且在诗文中配上如“琼台”、“桂寝”、“金坛”、“瀛洲”等与神仙或仙境有关的名词，更突出了鹤所表达的神仙意象。

鹤除了可以成为仙人的“骐骥”外，更有传说修道的人可以化成鹤，或是仙鹤可以化成人物的故事。葛洪的《抱朴子·释滞》记载：“君子为鹤，小人成沙”。另有夫妇隐居而最终化成鹤的记载^⑤；《神仙传》中又载苏仙公成仙化鹤的故事^⑥。然而，又以陶潜《搜神后记》记载丁令威的成仙经过最为详尽：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外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

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还有薛用弱《集异记》述徐佐卿化成鹤时，被箭所伤^⑳；吴淑《江淮异人录》又载孙绍元死后变成鹤的故事^㉑；王世贞的《列仙全传》记赵惠宗修道成仙，化为仙鹤冲天而去。

至于仙鹤化成人的故事，范曄《后汉书·郑弘传》中记：射的山有白鹤替仙人取箭，但遗箭被樵夫弘拾得，后来白鹤化成人向弘讨还遗箭。《古琴疏》载：恒山有双白鹤，化成神女在台上载歌载舞，令遍山俱响^㉒。《晋书·陶侃传》记：陶侃母亲去世，有二客人来吊丧，后来他们化双鹤飞去。相类的记载也见于刘敬叔《异苑》，其中记载晋怀帝永嘉中，徐爽被一个由白鹤化成的女子迷惑的事^㉓。刘义庆《幽冥录》也记晋元帝元兴时，苏琼由白鹤化人迷惑一少年的经过^㉔。虽然这些能化成人的鹤不尽是神仙，但是超越常人而类于神仙的意象则仍然可寻。

综合以上所述，鹤一方面喻为“仙禽”，成为神仙的代步工具，有往来仙凡之间的能力；另一方面，鹤又可以化成人，而更重要的是“化鹤”往往成为由人化仙的一种代号。因此，鹤在不少文学作品中也有着强烈的神仙意象。

三、君子

由于鹤的形态是长颈、竦身、高脚、项赤、身白，给人一种清高的感觉，所以鹤很早已被人认为是有德行的禽鸟。《诗经·小雅》就有《鹤鸣》诗：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萑。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鹤鸣》正是以鹤比喻君子。朱熹《诗集传》说：

盖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野，言藏之不可掩也。

《诗集传》认为《鹤鸣》是以鹤的鸣叫比作君子的言论，而君子这些明哲的言论，是能达于远处，令人折服的。《周易》也曾以鹤比作君子：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也。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系辞传上)

鹤即使在树荫中鸣叫，小鹤也会随声呼和着，同时指出有道德学问的君子，虽然深居简出，他的嘉言善行，也会传至千里之外，受人赞扬。“鹤鸣”这个词汇，也经常在诗文中出现。

峨峨南岳，烈烈离明，实敷雋义，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汉之英，德为龙光，声化鹤鸣。(佚名《虞诩碑》)

此外，又有所谓“鹤鸣之士”，是指那些修身践言为当世人所赞颂的人。《后汉书·杨赐传》说：

唯陛下慎经典之诚，图变复之道，斥远佞巧之臣，速征鹤鸣之士。

以“鸣鹤”或“鹤鸣”喻君子，在汉以后有以下两例：

鸣鹤，美君子也，太平之时，君子犹有退而穷居者，乐天知命，无忧无欲，收硕人之考槃，伤有德之遗世，故作是诗也。(陆云《鸣鹤诗序》)

肇允发纵，展霜之始，乃自童蒙，芳葩桑梓。鸣鹤在阴，靡爵君子，羽仪上京，弱冠来仕。(枣高《赠杜方叔诗十章》)

在葛洪的《抱朴子》更有君子化成了鹤的故事：“君子为猿为鹤”。庾信《哀江南赋》则拟用了这一典故：“君子化成猿鹤”。唐代天子求贤的诏书，也因以鹤与君子的联想，而称为“鹤

书”或“鹤板”。

鸾鸟停逸，频虚不次之阶；鹤板征贤，累发非常之诏。
(王勃《上绛州上官司马书》)

此外，唐诗中更有“鹤貌”、“鹤体”的语汇，来形容君子的高洁：

应德烟霞出俗心，茅山道士共追寻。闲怜鹤貌偏能画，
暗辨桐声自作琴。长啸每来松下坐，新诗堪向雪中吟。征南
幕里多宾客，君独相知最校深。(张籍《送扬州判官》)

有鸟有鸟毛似鹤，行步虽迟性灵恶。主人但见闲慢容，许
占蓬莱最高阁。弱羽长忧后鹖拳，疽肠暗著鸕雏喙。千年不
死伴灵龟，泉心鹤貌何人觉。(元稹《有鸟诗》)

一室清羸鹤体孤，气和神莹爽冰壶。吴中高士虽求死，
不那稽山有谢敷。(唐彦谦《寄徐山人》)

由历朝有关例子，可知以鹤比喻君子的传统在《周易》与《诗经》时已确立，此后代代相承。

四、大志

鹤在中国古代属于能够在广大的空间飞翔的大鸟系统，与神仙故事中的鹤可以在超越俗世的时间和空间往来，如丁令威的故事。《相鹤经》说鹤“飞则一举千里”，这种特殊的飞翔能力，往往用来比喻有大志。事实上其他大鸟(如庄子“大鹏”等)，也有这样的寓义。在表达手法方面，除了写鹤飞行的状态外，就多与小鸟作对比。以下是有关的例子：

邠原所谓云中白鹤，非鸛鷄之网能罗矣。(《三国志》卷十一裴松之注引邠原别传)

于心怀寸阴，羲阳将欲冥。挥袂抚长剑，仰视浮云征。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鸛鷄游，连翩戏中庭。(阮籍《咏怀》其二十四)

反之，鹤因受伤或羽翼未成等理由不能高飞，就显得“沮丧”。鹤不能言，这其实乃文学家的比喻。

邻人王氏有养鹤者，摧翮虞人之手，心悲志丧，后三年，羽翮既生，翻然高逝，有感余怀，乃为之吟。（湛方生《羈鹤吟序》）

间园有孤鹤，摧藏信可怜。宁望春泉下，刷羽玩花钿。何时秋海上，照影弄长川。晓鸣动遥怨，夕泣感霜眠。哀烟芳林右，恫蹶华池边。犹冀凌霄志，万里共翩翩。（江洪《和新浦侯咏鹤诗》）。

（僧）支（道林）公好鹤，住剡东岬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公惜之，乃锻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其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令养翮成置，使飞去②。

总之，鹤飞则一举千里，鹤便成为一个有远土志向的象征，再加上那些描写鹤不与鸚鵡游，又不愿意被蓄养赏玩的诗文，更突出了鹤这一象征。

五、出类拔萃

鹤被赋予君子般清高的性格，兼且脚长，站立时往往高于其他一般雀鸟，所以就有一种出类拔萃的形象。这一方面，古文往往以鸡相比，现在仍习用的“鹤立鸡群”一个成语，在下面两例可找到渊源所自：

（嵇）绍始入洛，或谓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若野鹤之在鸡群。”（《晋书》卷五十九）

凤阁侍郎杜景俭，文章、知识并高远，时号为鹤鸣鸡树。（张鷟《朝野金载》）③

六、隐逸

鹤喜欢棲息在涤尽繁嚣的郊野，如深谷，小渚等，所以有隐逸的象征。

袈裟出尘外，山径几盘缘。人到白云树，鹤沈青草田。
龕泉朝请盥，松籁夜和禅。自昔闻多学，逍遥注一篇。（司空曙《送僧无言归山诗》）

有关这方面，宋代隐士林逋“梅妻鹤子”的故事，最为人所知：

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蓄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通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门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尝以鹤飞为验也^④。

在这段记录中，我们可感受到安舒和逸的气韵，自始鹤就与逸士不可分隔，由隐士自会想起鹤来。

七、报恩

中国文学里鹤有感恩图报的特点。报恩的方式有几种，常见的是以珠报答他的恩人。

最早记载鹤与珠有关的文献，要算是西汉焦延寿的《易林》中的一句：“白鹤衔珠”^⑤。其后徐坚《初学记》卷十六引《韩子》说：

师旷鼓琴，有玄鹤衔珠于中庭舞。

从以上两例可见中国文学里很早便把鹤与珠连在一起。

最早说鹤会报恩的，要算是西汉路乔如的《鹤赋》：

……赖君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方腾骧而鸣舞，凭朱槛而为欢。

文中说鹤知道自己备受宠爱，于是很高兴地在笼里叫鸣起舞，

一片欢乐景象。东晋以后也有记载鹤以珠报恩的诗文。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二十记：

唵参，养母至孝。曾有玄鹤，为戎人所射，穷而归参。参收养，疗治其疮。疮愈放之。后鹤夜到门外，参执烛视之，见鹤雌雄双至，各衔明珠以报参焉。

南朝梁兴嗣的《白鹤羽扇赋》发端说：“衔明珠以报德”。又有陈后主诗：

朔吹已萧瑟，愁云屡合开。玄冬辛苦地，白鹤从风催。
音响已清切，毛羽复残摧。飞来进□□，但为失双回。恍逢□
唵德，当共衔珠来。（《飞来双白鹤》）

以上都说鹤会赠明珠予恩人。在中国文学里，受伤的动物获救后，常会用各种各样方式报答恩人，《搜神记》里便还载有蛇以珠、龙以水井和黄雀以白环报答恩人的事^⑥，而鹤衔珠以报恩只是其中之一。类似的事不仅发生一次，其他典籍也有记载，如《张氏家传》有以下一段故事：

张禧字彦祥，除敦煌令。常有鹤负矢集禧庭，以甘草洗之，傅药留养十余日，疮愈飞去。月衔赤玉珠二枚，置禧厅前。（见董斯张《广博物志》引）

有时鹤会以其他方式报恩，如《格致镜原》记李卫公因救仙鹤而得相位^⑦。甚至有以死相报的故事。

卢守常倅陈州日，畜二鹤甚驯。一创死，一哀鸣不食；卢勉饲之，乃就食。一旦，鸣绕卢侧。卢曰：“尔欲去也，有天可飞，有林可栖，不尔羈也。”鹤振翮云际，数四回翔，乃去。卢老病无子。后三年，归卧黄蒲溪上，晚秋萧索，曳杖林间，忽一鹤盘空，声鸣凄断。卢仰祝曰：“若非我陈州旧侣耶？果尔，即当下。”鹤竟投入怀中，以喙牵衣，旋舞不释。卢抚之，泣曰：“我老无嗣，形影相吊，幸

尔留此，当如孤山遁老，共此残年。”遂引之归。卢歿，鹤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在丁堰。（《鸟与文学》）

像这样的故事，未免带点伤感，但灵鹤报恩的故事在中国文学里却不难见。

八、长 寿

鹤被认为是长寿的动物，可达千岁。古人常以生命短暂的蜉蝣，与长寿的鹤作对比。这可见于《淮南子·说林训》，后代也有所承袭：

鹤寿千岁以极其游，蜉蝣朝生暮死而尽其乐。（《淮南子》）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丝。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右挹浮丘袖，左拍洪崖肩。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郭璞《游仙诗》）

由于龟也是长寿的象征，所以古文中鹤时常与龟并称。如桓谭《辩惑十三》便说，“龟称三千岁，鹤称千岁”，“谁当久与龟鹤同居，而知其岁耳”，皆指龟鹤是长寿之物而言。而《相鹤经》与《抱朴子》把鹤能长寿的原因讲得很神奇。

生二年，子毛落，而黑毛易。三年，顶赤，为羽翮。其七年，小飞而飞薄云汉。复七年，声应节而昼夜十二时鸣，鸣则中律。百六十年，大变而不食生物，故大毛落而茸毛生，乃洁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污，或即纯黑，而缁尽成膏矣。复百六十年变止，而雌雄相视，目睛不转则有孕。千六百年形定，从而不食，与鸾凤同群。……大喙以吐故，修颈以纳新，故天寿不可量。（浮丘伯《相鹤经》卷二十一）

千岁之鹤，随时而鸣，能登于木。其未千载者，终不集于树上也。色纯白而脑尽成丹。（葛洪《抱朴子》）

以“鹤老”喻长寿，在唐诗中有以下两个例子：

桃源千里远，花洞四时春。中有含真客，长为不死人。
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莫遣同蒿槿，朝荣暮化尘。（柳公绰《赠毛仙翁》）

不□名利道，始觉尘土腥。不味稻粱食，始觉精神清。
罗浮奔走外，日月无短明。山瘦松亦劲，鹤老飞更轻。逍遥
此中客，翠发皆长生。草木多古色，鸡犬无新声。君有出俗
志，不贪英雄名。傲然脱冠带，改换人间情。去矣丹青路，
向晓云冥冥。（司马退之《洗心》）

由于鹤被视为仙禽，且又象征着长寿，所以常见于颂寿之辞，如“松鹤长寿”、“松鹤遐龄”、“鹤寿松龄”、“龟鹤连年”等。

九、年 老

白鹤的羽毛，常用以比喻人类的白发，所以鹤除了有长寿的意象外，也象征年老。“鹤发鸡皮”是形容年老、发白皮皱之意。以下两个例子可见彼此转承关系：

老矣，鹤发鸡皮，蓬头历齿。（庾信《竹杖赋》）

荣枯忧喜与彭殇，都是人间戏一场。虫臂鼠肝犹不怪，
鸡肤鹤发復何伤。昨因风发甘长往，公遇阳和又小康。还似
远行装束了，迟回且往亦何妨。（白居易《老病相仍以诗自解》）

“鹤鬓”、“鹤发”，是白发、白鬓的同义。古人常以此感叹年华早逝，容颜老衰的哀伤。

少年爱纨绮，衰暮惭罗谷。徒伤岁冉冉，陈诗非郁郁。
鹤发辞轩冕，鲑背烹葵菽。松柏稍相依，欢爱时睦睦。（庾肩吾《南城门老》）

……此翁白头正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
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开锦绣，将军楼阁画神

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娥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鹤鬓惊全白，犀围尚半红。愁颜解符老，寿耳口吴翁。（苏轼《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

此外，又有所谓“鹤发翁”，是指白发老翁而言。陆龟蒙《自遣》诗：

数贝游丝堕碧空，千年长是惹东风。争知天上无人住，亦有春愁鹤发翁。

以上的例子所见，无论是“鹤发鸡皮”、“鹤发”、“鹤鬓”，抑或是“鹤发翁”，这些词汇，用在诗文中多含有负面意义。至于“鹤发童颜”是说头发虽因年寿至斑白，但容颜保养得很好，皮肤如孩童一样幼嫩，此语用于赞美老而健康的人。如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四十：

却说前汉有一人姓兰名期字子约，本贯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人氏。历年二百，鹤发童颜，率其家百余口，精修孝行，以善化人，与物无忤。时人不敢呼其名，尽称为兰公。

十、死 亡

年寿有时而尽，既然鹤有年老意象，所以鹤与亡有密切的关系。除了陶侃故事外，《神僧传》中也有一个“鹤吊”的例子，而后世称吊丧为为“鹤吊”。

（慧约）初卧疾，时见一老公执锡来。及仙化日，诸僧咸卜市之东岩帝，及改葬独龙，抑其前见之叟，则志公相迎者乎！又临终夜，所乘青牛忽然鸣吼，泪下交流。至葬日勅使牵从部伍发寺，至山吼啖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鹤一双绕坟鸣啖，声甚哀惋。葬后三日，歘然永逝。

在六朝墓志铭中，常以鹤象征死亡：

孝水未枯，悲松先落。室进巢鸾，门通吊鹤。功臣身殒，
会图麟阁。（庾信《周车骑大将军赠小司空宇文显墓志铭》）

家亡淑女，国丧贤姬。香坟永送，舞鹤长辞。山深月
闇，风急松悲。千年开闭，将验灵龟。（庾信《周太傅郑国
公夫人郑氏墓志铭》）

此外，死者的乘輿，叫做“鹤驭”：

苔封辇路上青山，鹤驭辽天去不还。惟有银河秋月夜，
鼎湖烟浪到人间。（沈括《仙都山》^⑩）

中国人自古以来对鹤就有好感，正如喜鹊给人报喜，龙凤给人吉祥的形象一样。这可能由于鹤形貌出众，性格独特，又是芸芸大鸟中最易为人所驯养的一种鸟类，兼且善解人意，忠于主人，易于接近，因而拉近人禽的距离。因此，诗人墨客描写鹤的时候，自然加以美化。

鹤和神仙的关系密切，自古已然。原因之一，是受了《相鹤经》的影响。《相鹤经》是最早神化鹤的篇章：“鹤者，阳鸟也，而游于阴。因金气，依火精以自养，金数九，火数七，故七年小变，十六年大变，百六十年变止，千六百年形成……。故生天寿不可量……。盖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骥驥也。……鸣则闻于天，飞则一举千里。……復七年，飞薄云汉。復七年，舞应节，昼夜十二时鸣……。雄雌相见，目睛不转而孕。千六百年，饮而不食，鸾凤同为群。圣人在位，则与凤凰翔于甸。”这篇《相鹤经》，可说是神化鹤的经典，后世无出《相鹤经》之右。原因之二，是与古时社会背景有关。自秦起，古代帝王都有求丹练药以求不死的念头，汉末魏晋时，道教兴起，清谈盛行，求仙学道之风更盛。传说中的神仙，又往往喜欢驾鹤，王子乔驾鹤的故事便是较为人熟悉的一个。因此鹤和神仙的关系，绝不是偶然发生。再加上古代诗人、辞赋家鲍照、庾信、江淹、苏轼、汤显祖等人的渲

染，鹤的神仙形象得以永传不衰。

“大志”是另一个经常出现于咏鹤诗文的意象，由于受《易》“鹤鸣在阴，其子和之”和《诗》“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的影响，历代诗文赋都用鹤来象征胸怀大志。且看韦庄词因有“争看鹤冲天”句，后人索性把原词牌《喜迁莺》改为《鹤冲天》，足以证明人们很喜欢鹤一飞冲天、胸怀大志的性格。

“长寿”这个意象，源于《相鹤经》“故生天寿不可量”一语，后世写及鹤的年岁，都有类似的句子。如陶弘景《瘞鹤铭》：“鹤寿不知其纪也”；解缙《白鹤颂》：“寿域同跻万万年”。“长寿”这个意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数连同其他象征着长寿、祥瑞的动物一同出现，如王粲《白鹤赋》：“白翎禀灵龟之修寿”。其他还有龙、凤、灵芝等。不独文章如此，其他艺术如画、雕刻、刺绣等，往往都把鹤和其他祥瑞动物如松、鹿、寿星、蝙蝠（蝠鼠）放在一起，甚至现代祝寿颂辞还有“松龄鹤寿”、“龟鹤连年”等句。

总括而言，鹤在中国文学里有着“神仙”、“君子”、“出类拔萃”等形象，人们又以他来象征“长寿”、“报恩”和多情。它的正面形象，绝不因“年老”、“死亡”等意象而受损。

注：

①“古书又多言鹄，鹄即是鹤音之转……。”见罗愿（1136—1184）《尔雅翼》卷13《释鸟·一》。

②见黄生（生卒不详，明末清初人）：《字诂》（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3月）

③丁度（990—1053）：《集韵》卷10，入声10。

④见许慎（30—124）：《说文解字·鸟部》卷4上。

⑤陆法言（生卒不详，隋文帝时曾任官承侍郎）：《广韵》入声卷5：“鹄：鸟名。”又“鹤：似鹄，长喙，”

陆佃（1042—1102）：《埤雅》卷6：“鹤形如鹄，青脚，素翼。”

又卷九：“鸿鹄一举千里。”

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禽部47卷：“鹤大于鹄，”又“鹄大于雁”。

⑥《相鹤经》，又名《浮丘公相鹤书》或《淮南八公相鹤经》，《隋书》、《新唐书》、《旧唐书》都说作者是浮丘伯（生卒不详，秦末西汉初人）。据王云五主编的《明刊本夷门广牍》（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4月）卷21说：“其经一通乃浮丘伯授王子晋之书也，崔文子学道于晋，得其文，藏嵩山石室中，淮南八公采药得之，遂传于世。”所以《相鹤经》又名《淮南八公相鹤经》。

⑦⑨⑫⑮李昉（925—996）：《太平御览》卷916《羽族部三·鹤》引。

⑧“鹤一起千里，古谓之仙禽，以其于物为寿。《淮南子》：‘鹤寿千岁，以极其游’”。参见罗愿《尔雅翼》卷13。

⑩见王谟辑《汉魏遗书抄》。

⑪开明书店编辑部：《鸟与文学》（台北开明书店，1968年3月）。

⑬《鹤谱》说：“鹤以扬州吕四场者为佳，其声较他产者更觉清亮，举止耸秀，别有一番庄雅之态，别鹤跖黑，鱼鳞纹，吕四产者绿色龟纹，相传为吕仙遗种。”见陈元龙（1652—1736）：《格致镜原》卷77。

⑭董斯张（1586—1628）：《广博物志》。

⑯陈元龙《格致镜原》卷77，引《内典》说：“鹤影生。”

⑰《禽经》说：“鹤以声交孕，雄鸣上风雌鸣下风则孕。”参见《明刊本夷门广牍》卷21。

⑱《埤雅》：“雌雄相随，如道士步斗，履其迹而孕。”

⑲同⑬，卷77，引《刘宾客嘉话录》：“人言鹤胎生，所以赋云，胎化仙禽也。”

⑳任昉：《述异记》：“鹤寿三千岁。”

㉑计有功《唐诗纪事》卷66记：“韦绚曰：‘鹤与鸕鹚皆胎化而人以鹤为仙禽。’”

㉒《列仙传》载：“王子乔见桓良谓曰：可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缑氏山头，至期，果乘白鹤往山巅，望之不到。”见王世贞《绘图列仙全传》。

②任昉《述异记》：“荀怀字叔伟，潜栖即妆，尝东游，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自霄汉，俄倾已至，乃驾鹤之宾也。鹤止户侧，仙者就席，羽衣虹裳，宾主欢对。已而，辞去。跨鹤腾空而灭。”

③《相鹤经》：“胎化而产，为仙人之骥骥矣。”

④同⑩，引《王韶之神镜记》：“昔夫妇俱隐此山数百岁，化成此鹤。”

⑤见《笔记小说大观四编》（台北新兴书局，1974年7月）V.1，页505。

⑥见王世贞《绘图列仙全传》。

⑦见《笔记小说大观三编》（台北新兴书局，1974年5月）V.3，页1777。

⑧见清人何焯（1661—1722）：《分类字锦》引《古琴疏》：“昔恒山有双白鹤，化为神女，舞于台上，已而拊落霞之琴，歌清吴春波之曲，遍山俱响。”

⑨⑩李昉《太平广记》卷460。

⑪余嘉锡（1883—1955）撰：《世说新语笺疏》言语第二。

⑫见谢维新（南宋理宗时人）《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引。

⑬沈括（1029—1093）《梦溪笔谈》卷10。

⑭“白鹤衔珠，夜食为明，怀安德音，身受光荣。”见焦延寿《易林》卷3。

⑮分别见《搜神记》卷20《隋侯珠》、《病龙雨》、《黄衣童子》。

⑯同⑩卷44。

⑰见厉鹗（1692—1752）辑撰：《宋诗纪事》卷22引。

附记：作者为香港大学中文系学生。此文是在该系讲师黎活仁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发表时，本刊略作修改。